

我們真是僕人教會嗎？

谷寒松著
林瑞琪譯

究竟我們的教會是不是一個真的僕人教會呢？這並非一個學術性題目，而是一個嚴肅的實際問題。這問題愈來愈緊迫着我們，就好像獵人緊跟着他的獵物一樣。且一旦迴避不及而被抓着時，這問題定必要求我們作清晰及切實的回應。在這篇短文中，我想先從基督身上，引伸出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幾點看法，進而談談教會在歷史上如何理解這項使命，最後以一些我們基督教會成員所應反躬自問的問題作結束。

最高典範耶穌

以此為題的書籍及文件，多得不可勝數。我無需要再費神去羅列聖經章節及註釋，因為大家早已清楚，基督是所有基督徒服務的最高典範。這裏，就讓我們扼要地綜合一下這些服務的核心意義，藉此建立基本及正確準則，以衡量我們是不是真的僕人教會。

耶穌往民衆中宣講及傳揚天主的國，而這天國亦在耶穌的位格及臨在中體現出來。這天國是實實在在的，完全降生入世的，因為耶穌投身真實的、有血肉的日常生活中。當時的巴勒斯坦，社會結構緊密，政治意識濃厚。在這種情況下，耶穌並沒有宣講一套退隱的福音，也沒有呼籲人們離開社會，放棄那晦暗的政治事務，不顧其他事物，以便進入某種私人的靈修反省中，使自己的心靈得以更新。（這種不顧外界群眾社會及政治

生活，只着重個人靈修的心態，可能在我們很多人孩提時已根植在意識中；至今仍多少影响着我們的基督徒觀點。）與耶穌一起生活的民衆，也沒有迴避社會及政治實況。他們飽受放高利貸者及稅吏的重壓；他們深刻感受到羅馬政權的獨裁統治，而耶穌本人在幼年時，也可能多次親眼見到，有人未經審訊即遭判決，繫於路旁的十字架上。

耶穌在宣講天國的過程中，做了一項不為當時人接受的事，就是祂將當時社會上的不公義及迫害揭露出來。祂關注當時人們的不幸遭遇，而對羅馬的獨裁統治却不懷好感，並拒絕接受政治性默西亞的角色；相反，祂個人選擇了與祂的子民在一起，俾能完全投身於一個不斷擴展的人際關係網，使衆人最後都以天父為中心。

耶穌頗受先知書及聖詠作者的影响，因而祂所宣講的正義基於團體上，使受排擠於當日社會、宗教及文化生活以外的人，融合一起。而這些人之受排擠，只因爲他們是罪人、癲瘋病患者、撒瑪利亞人，或因爲觸犯了梅瑟的法律等原故。

這樣的宣講天國帶來了誤解、怨恨及敵視。耶穌這種完全為他人服務的生活，基於前所未有的內心自由及權威，對當時制度化的猶太「教會」構成巨大的挑戰。對那些只顧及政治及宗教權力的教會代表，耶穌却宣示了毫無保留的謙卑服務及自我犧牲的愛心。



耶穌勇往直前，不惜與當時的社會趨勢對立，以致必須為人民受苦受死。但亦只有透過祂的死亡復活，矛盾才獲得它的最終意義：透過死亡，才有生命；完全投身服務，才充實生活。

教會如何追隨基督的芳表

我們可以將歷代教會對僕人耶穌的各種效法方式，簡單劃分為四個模式：

（甲）最初四個世紀既是先知又是殉道者亦是僕人的教會模式。

在這個時期內，教會竭力尋找最根基及最具體的方法效法他們的老師耶穌，視祂為宇宙的主宰：基督。教會學到如何在充滿希臘哲學思想的羅馬帝國的文化及社會政治實況下，傳達出基督死而復活的奧跡；教會着重「人」，他們的信仰經驗堪稱為基督徒基層小團體中的個人經驗。

在這微小却充滿活力的團體內，天主之婢聖母的芳表，逐漸受到欣賞，被視為自我獻身服務的標記。羅馬帝國社會終究不能抗拒這種基督徒基層份子的衝激。他們身上最

主要的特色及信念，就是在服務中所流露出來的愛心，也實現了自己老師耶穌的說話：「你們若彼此相親相愛，人們就會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拾叁：35）

（乙）傳統及制度化的教會模式。

自第四世紀起（即基督宗教在羅馬帝國得正式的國教地位後）至二十世紀初，制度化的教會發展至極點。這段時期所揭示的耶穌形象是「基督君王」，以教會為救恩史的中心；教會是救恩的堡壘，「教會以外別無救恩」。由於信仰條文及禮儀表達方式的統一有助於維持教會的團結及力量，以致當時神職人員主持一切。牧民方針側重保護信仰、保存信仰遺產的純正性、及施行聖事等。法律及權威成了最關鍵性的字眼，很少聽到有人提及服務與自由。「世界」被視為處於教會之外。

（丙）自由格調的教會模式。

隨着十九世紀現代思潮的興起，教會一貫有緊密秩序的工作方針出現危機，因為在教會內外的自由趨勢（例如：整個「現代主義」運動），都對拒絕改革的制度化教會作出挑戰。教會現在要改進自己，以適應新環境。個別教友開始強調個人自由和責任。很多信眾不再毫不考慮地接受教會領袖的指示（例如：在商業倫理及家庭生活等主要生活範疇上）。救恩主要就是邁向更圓滿人性的發展過程。最能夠反映出這些轉變的事例，莫過於今日婦女對她們在教會內所扮演的傳統角色的挑戰。婦女要求在教會生活上有較前更重要的地位。關於這方面，瑪利修女有很優美的闡析：

「我們婦女不單要求平等的權利和機會。我們所企求的，就是：



我們身為女性的經驗，應在參與人類事業方面，包括在教會及世界上有平等互惠的機會。我們深切地體驗到，當我們未能在權力中心及決策過程上發揮作用時，就等於是：人類這個大家庭只能以一隻眼睛看東西，靠一隻耳朵聆聽，用一條腿走路，憑一隻手工作。

我們意識到，限制婦女參與和塑造我們的教會及我們的世界的機會，就是嚴重地限制人類的潛能，使我們不能好好應付今日所面對的重大問題，比如人類的生存，人類的尊嚴及人類團體等問題。如果我們願意張開另一隻眼睛，用兩隻耳朵一齊去聆聽，用雙足跳舞，以及用雙手拍掌，則我們正着實參與人類文明過程中的最徹底的解放，就是讓男性及女性一起獲得解放。

(丁) 梵二以後出現的教會模式。

目前的教會正處於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及形形式式的馬克思主義之間，處於擁有保障的國家及大部份愈來愈貧困的國家之間，處於核子戰爭的威脅及人類對世界和平與更合乎人性的生活環境的深切渴求之間，亦處於電腦科技猛進及令人擔憂的失業數字上升之間。

在這個新的模式內，整個人類都在救恩史的中心，而教會的存在就是要為救恩服務。這種服務的表達方式，就是在人類當中，為天國福音作有力的見證；在因種族、語言、文化及性別而分裂的人群中，努力不懈地建立一個恒久的共融；無畏地為保護人類的尊嚴及基本權利，發出先知性的呼籲。

這種形式的僕人教會，跟隨耶穌的榜樣，力求與一切人共同生活，也以和上主的「貧窮子民」一起生活為榮。貧窮有很多個不同的層面，而「貧窮人」的最深意義是指：那些透過實際生活經驗，內心開始了解到，他們需要上主及其救恩的臨在的人。

我們真是一個僕人教會嗎？

這問題的答案繫於我們教會成員的回應。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對我們所經驗的教會實況作出評價，要以一個恒常參與教會的活躍份子的經驗作出評價。以下一些問題，可以作為準則，協助我們作出客觀及有建設性的回應：

——我所生活的具體教會團體，是否敢於效法基督的自我空虛，以求成為「地鹽世光」呢？

——由於我們需要安全感及渴求權力，以致



逐步建立過份穩固及嚴格的制度。我們是否準備放棄若干安全感及舒適生活？——教會團體是否已經準備開放門戶及一切設施，以協助它週遭的社會團體呢？緊閉的大門及空置的教堂建築物，對許多窮人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反面的標記，使人覺得教會為自己服務多於切實地尋求服務他人。

——在我們的團體成員中，有沒有人因他們的信仰和勇敢爭取人權、人性尊嚴、及人性良知的原故，而目前正身陷囚牢、受苦、受虐待、或面臨死亡邊緣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則從人性看，這個教會要不是生活在一切人文價值均受到保障的基督徒社會裏，就是未有充份履行其先知性僕人教會的使命。

總結來說，我們承認，要追隨僕人耶穌確是一個很崇高的理想，有些地方教會有時表現得較為近似，有些地方教會則有時略為遠一點。但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承認及緊記，除非我們每個基督徒都願意追隨基督，承擔這僕人角色，否則便不能有僕人教會出現。